

# 民初轟動上海的風化案

· 萬墨林 ·

## 上海聞人黃金榮之三

黃金榮自清光緒廿六年（一九〇〇年）七月廿七日法租界正式成立巡捕房，進入該處工作時，年僅卅二歲，至民國十六年中國國民黨清黨，他年滿六十歲退休，離開巡捕房，在警界可說幹了一輩子，此其間，雖因嘔氣，一度離開工作崗位，去到蘇州開京戲館，但爲時不超過兩年。

黃金榮從捏十三號卡最小的探目，一直幹到總探目督察長，經手所破的案件，可以說是多如牛毛，無法勝數，一些慣窃、小強盜，一旦落入他的手中，他多半只要追回贖物，就放人一條生路，讓人留一點餘地，因此，這些人以後遇到黃老闆要交辦一些事情，無不全力以赴，致使上海灘上，無論火車站、輪船碼頭、各公共遊樂場所，都有他的眼線、學生；因此一旦發生了什麼命案、搶案、兇案，他都可以輕而易舉的予以偵破。

在這廿多年的探目生涯中，有幾件轟動一時的大案子，都是在他手上，獲得偵破和結案，這裏，依照時間發生的先後，擇其重要者作一個介紹。

### 武生李春來發跡史

第一件轟動滬上的案子，首推李春來案。

這是一件風化案，發生的時間是在民前四年，也是清光緒卅四年。李春來是一個唱平劇的武生，出生於清咸豐五年（一八五五年），早年唱平劇的有京朝派與海派之分，又稱北派與南派，京朝派武生最紅的是楊小樓，海派則以李春來爲首，李春來比楊小樓大廿二歲。

李春來係春臺梆子科班出身，一出科班便走紅大江南北，出道要比楊小樓早得多。李春來是北平高碑店人，却在南方紅得發紫，楊小樓籍隸安徽潛山，因逃難而去到北方，反在北平走紅，這是兩大武生不同之處。

但另一方面，這南北兩大武生，亦有一出名的共同點，就是風流韻事甚多，豔事頗傳，在平劇界大家都耳熟能詳，在清那個時代，娼優並列，做生意賣笑爲生的女人捧戲子，尤其是倒貼唱武行的武生，業已司空見慣，不足爲奇，李春來，身材健壯，演唱一些開打翻筋斗的英雄好漢，當然能把那些紅粉佳麗，迷得死脫。

李春來原在北平文明園故址上的天和館演唱，玩藝兒不賴，能把一桿爛銀鎗、一支齊眉棒，舞得花團錦簇，但見槍棒不見人，那時上海謀得利洋行，也就是往後勝利（Victor）唱片公司的買辦羅懋榮先生看中了他，並且覺得平劇在上海

擁有不少觀眾，遂在上海寶善街開了一所滿庭芳戲館，邀請李春來南下獻藝。

### 花園金剛的林黛玉

李春來抵滬不久，緣於青樓女子的日夜捧場，日漸走紅。那時，滬上名妓，有所謂「四大金剛」者，係此中之佼佼者，她們的花名是：張香玉、小金寶、陸蘭芬、林黛玉。個個都是千中挑一，出類拔萃之選，有傾城傾國之容貌，蝕骨銷魂之媚術。

這上海花園四大金剛，都是李春來的戲迷，幾乎天天都來捧他的場，其中，尤以最小的林黛玉，對李春來最爲傾心，因她本身能唱幾齣戲，對李春來因崇拜而動了真感情，日久天長，李春來也對之難捨難分起來。

但天下事，有許多是不能盡如人意的，正當他們兩人臺上臺下，四目相接，明裏暗地，打得火熱，那知半路上，殺出了一個程咬金，此人姓汪，號衛觴，是上海附近南匯縣的知縣，財大勢大，既富且貴。當年，江浙一帶，官場向上向來有「金南匯，銀平湖」的說法，又有「小府不如一縣」之語，南匯是江南一帶最富庶的地方，汪知縣原本是江西世家子弟，在家鄉即已富甲一方，

如今又得了江浙第一肥缺，其日常生活，自是左右逢源，富將王侯。他既然看上了林黛玉，肯花大把銀子，爲其贖身，鴉母見錢眼開，那還有不願意之理，這樣，林黛玉與李春來這一對情侶，勢必不得不天各一方了。

兩人分手之前，林黛玉對李春來依然情意綿綿，難捨難離，她向李春來指天矢日的說：「我這次嫁給汪衙筋，只當是去認個俗，馬上就會出來的，你放心，到了那時候，我再來找你，你不是人也有了，錢也有了嗎？」

所謂「認俗」，即滬語「洗澡」之意，青樓女子這樣說，意即「嫁人」是一暫時性的，爲時不會太久，從良只是權宜之計，過一陣子，想辦法脫離了，不又恢復了自由之身。

李春來聽她這樣說，心裏也就不再煩惱，一心一意，等她「脫幅」，重返自己的懷抱。

### 夜闖衙門插刀留柬

誰知，候門一入深似海，林黛玉嫁到南匯縣衙後，吃的是山珍海味，穿的是歐西新款，加以汪知縣，對這位新婚夫人，體貼入微，縣衙門裏，師爺差役，聽差奴婢，堂上一呼，堂下百諾，要氣派有的是氣派，要享受有的是享受，日子一天天過去，林黛玉樂不思蜀，早就把個武生面首李春來，置諸腦後，忘得乾乾淨淨了。

李春來苦等林黛玉，重轍疲鞍，久久消息杳然，心中不免發急，有一天晚上，因戲館裏輪到他休息，爲了相思之苦，他獨自一人，驅車直入南匯城，原是想能會見林黛玉一面，但根本找不

到門，等到更深人靜，依然一籌莫展，最後，爲了表示他曾來過縣衙門，就在闕無一人的大堂上，耍了一招江湖好漢的慣伎——「插刀留柬」。指責汪知縣不該倚仗官勢，長期「霸佔」林黛玉，倘若再不縱之使歸，必將對汪有所不利。

「插刀留柬」以後，李春來悄悄的從南匯回到上海。他此一行動，在南匯縣衙引起了一場軒然大波。因爲按照清律規定：官吏嚴禁狎妓，汪衙筋身爲知縣，竟然知法犯法，把滬上的名妓要回家來，如今又引起醋海與波，在衙門大堂上插刀留柬，一些平時對汪不滿的人，正好抓到把柄，羣起而攻之，有司參奏的結果，汪衙筋縱然在官場上一一直一帆風順，這下照樣栽了筋斗，被罷官免職丟了烏紗帽。

汪衙筋罷官以後，對紅顏禍水的林黛玉，當然不能再留在身邊，只能雙手一拱，將之送出家門。

林黛玉離開汪家之後，一不下嫁李春來，二不安分守己，洗盡鉛華重新做人，居然靦顏重張艷幟，在四馬路開了一家書寓，其實就是艷窟，在大門口掛起了「汪公館」的招牌，以廣招徠，這可使汪衙筋丟盡了顏面。

汪衙筋爲此氣得真是差一點吐血，最後不得不托人出面調解，拿出不少錢來，才使林黛玉同意把「汪公館」的招牌取下來。

這些花邊新聞，當時在上海灘上，口耳相傳，弄得人人皆知，家喻戶曉。林黛玉的艷名果然四揚，炙手可熱，而李春來因着插刀留柬，也成爲梨園界一位紅過半片天的鋒頭人物，戲迷與非

戲迷，爭欲一睹他的廬山真面目，以滿足一份好奇心。

那時節，李春來正自丹桂茶樓轉到天仙茶樓演唱。天仙茶樓的老闆真是時來運轉，財運來了推都推不開，只要李春來上戲，場場客滿，座無虛席。天仙茶樓衣香鬢影，戶限爲穿，大門外黑壓壓的一片人頭，車水馬龍，絡繹不絕。

按說林黛玉與李春來會重拾舊歡，重又恩愛在一起，但事實却不然，兩人反越來越疏遠起來，原來，彼此都已另結了新歡，李春來這第二次的桃色新聞，鬧得比第一次的更爲轟動，更爲刺激。

### 包廂女客眉目傳情

話說李春來，自成了黃浦灘上的第一紅伶以後，除了北里姘姘，野草閑花之外，尚有不少豪門麗姿，富家女眷，也都爭先恐後來捧他的場。

天仙茶樓是舊式戲館格式，舞臺的前、左、右三面是池座，池座中安放着一張張的方桌，聽戲的人，只付茶資不需買門票，不過池座上坐的全都是男客，女客則多半坐在樓上的包廂裏，當然也有男客奉陪女客坐包廂的。李春來在臺上演出，和包廂裏的一些少婦女戲迷，蕩婦姘娃，經常是面面相對，唇頰可接。唱戲時，往往彼此眼睛打無線電，心裏吃冰淇淋，相互作會心的微笑。有些顯曲之意不在曲，芳心屬意李春來，亟欲和他「交朋友」的，一時動情，甚至會把手上的鑽戒，頭上的珠串，都摘下來拋給了臺上人，讓

不克自持的程度，也是常事。

就在李春來、林黛玉桃色新聞發生後不久，李春來在臺上演唱，放眼包廂，物色佳麗，無線電波不斷的相接觸，終於被他發現了一位女的新捧客。她淡掃娥眉，不施脂粉，老是兩眼直勾勾的緊盯着他，吹彈得破的粉臉，掛一層若有深意的笑容。

這個女人的年紀約在卅歲左右，正所謂徐娘半老，狼虎之年，但是她和包廂上其他衣羅錦緞，濃抹艷妝的粥粥蠶雌，截然不同。她眉目如畫，膚似凝脂，每天的穿著都是那麼樣的素淨，神態都是那樣的安詳。在三面包廂花枝招展，艷光四射的各色佳麗之中，大有「萬綠叢中一點紅」的嬌然的風致。

由於此姝每天都坐在固定的包廂，和固定的座位上，她從來不携男伴，而且永遠只看李春來一個人的戲。李春來登臺時她已安然的坐好，李春來一下戲她馬上就起身離去。老吃老做，閱歷闊富的李春來，當然曉得她天天捧場的用意何在；同時，不管她穿著如何樸素，李春來也看得出來，她必定出身富家，一連幾日，李春來按兵不動，其實是在等着她怎麼出手。

### 珍貴珠花飛到臺上

終於有那麼一天晚上，這位富家婦人，開始了她的驚人舉，釣餌攻勢。李春來正在臺上賣力演唱黃天霸，臺下的男女觀眾看得如痴如狂，高聲喝采使勁鼓掌，李春來弄的一眼瞥見閃過一道白光，在上下燈光強烈照映之下，宛如一隻碩

大無朋的白蝴蝶，飛向他的腳邊。李春來頓即心知這是怎麼一回事；——古時候潘安出遊擲果車，清末民初浪婦淫娃向戲子送秋波，她們擲的都是珠寶首飾。李春來近乎本能的伸出腳去，想把那個潔白的蝴蝶一脚踩住，以免在衆目睽睽下露了破綻。

他再也沒有想到，這一次的獻媚擲寶，竟會是一副用大堆珍珠鑲嵌而成的蝴蝶珠花。珍珠大而圓潤，他一伸腳踏住時便滾了又滾，於是，大珠小珠散落一臺，的溜溜的在臺上四散滾開。包廂裏、池座中的觀眾清清楚楚的瞧見，此起彼落的驚呼與爆笑，匯聚成一股股嘈雜的聲浪，把他高亢的唱詞都壓下去了。

李春來十分之窘，呆怔了一下，抬起頭來閃望了那邊一眼，果不其然那價值連城的珠花是她所擲下。只見她臉上一紅，迅速的起身離座，隱入包廂後的黝黝之中。方才驚鴻一瞥，便告芳蹤杳然。

一齣落馬湖唱完了，檢場的給飾演黃天霸的李春來送上盈盈一握東珠。使李春來為它的驚人價值又度愕然。他把那些東珠收好，卸了戲裝，換了便衣，趁後臺正亂，衆人不備，他悄悄的溜出後門，迎接未可預下的命運。

### 追躡芳踪進入馬車

一切都有如他心中所預想的，方出後臺後門；便有四名彪形大漢一擁而上，把李春來圍在正中間，由其中一人低聲的說了句：「李老闆，請！」

李春來便身不由己，腳不沾地，被架進了一輛華麗而舒適的馬車。一進車廂，車門就在他身後關上，李春來觸目所及，只是一團漆黑，他伸手不見五指，因為馬車門窗俱已單上嚴密遮蓋的黑絲絨幔。這就是所謂的黑車了；李春來的心裏並不驚慌，他安然的坐車，聆聽那輕快而脆朗的馬蹄聲響着。

行車重行，終於，到了一處人間仙境般的地方，馬車停住，車門打開。李春來被人攙下車來，攙進了廳門，進入到一個強光耀眼，富麗堂皇的前廳。白石巨柱高高矗起，一道弧形的扶梯通向二樓，巨塊的白石建築襯以猩紅色的地毯，色澤鮮明，令人魄為之奪。李春來定神看時，果不其然，在扶梯盡頭，正站着那位麗質天生，脂粉不施的麗麗貴婦，她在美目盼兮，輕移蓮步，柳腰款擺的拾級下樓相迎。

在這位貴婦的身後，姹紫嫣紅，五色繽紛，一共有八名風姿綽約，明眉皓齒的侍婢，在神秘女主人身後，亦步亦趨，微微的笑着。

十里洋場，金粉世界，李春來閱人多矣。可是他從沒見過這種氣派，也沒想像得到會有這般目搖神眩的境界。他像是一筋斗跌入了五彩雲裏，李春來的自持力全盤瓦解。從這一夜起，他唯有仰俯由人，一切的一切，完全聽從那女主人的主張與安排。

不再成為蕩婦嬌娃的追逐目標，常年拈花惹草，廣結孽緣的李春來業已有所屬，有所主，有所歸。他甘願離伏，一撻而為那位麗婦的禁錮與玩物。她的年紀雖沒有李春來大。但，凡事都是

由她採取主動，李春來原為羣芳的角逐物，淵跡花叢，左擁右抱，少婦長女，燕瘦環肥，他原是予取予求。然而如今，他却甘為她的俘虜，拜倒石榴裙下，決不為揭貳之巨，甚至連他自己都鬧不清楚，這究竟是為了什麼緣故；在和她定情以前，李春來從不曾想到，世間居然也會有一名女子，能有這麼大的魅力，把他這風流教主，獵豔魔頭，一下給迷住了。

### 神秘貴婦胭脂陷阱

除了每天上一次戲館，由她指派保鏢貼身相隨，送進押出外，李春來整天整晚都流連在神秘貴婦的身畔。她所給予他的，是使他震懾，巨服的氛圍，迷惑，愉快的境遇。舉例而言，那一幢豪華瑰麗的大廈，就會使李春來定心神時百思不得其解，那是帝王宮殿？還真是凡夫俗子也能住用的所在？她為李春來所做的衣服，足夠他一輩子穿着不盡。李春來想要什麼想吃什麼，只要一開口，她自會上天入地的給他找來，李春來從此攀上高枝，他這才懂得什麼叫做享受。譬如說李春來和她都喜歡吃螃蟹，在那幢渠華廈中就有幾間蟹房，從天花板到四壁，門窗，地板，一律係以潔白閃亮的油漆，光可鑑人，一塵不染。九月團圓十尖夕，雙雙螞蟹都經過精挑細選，八名侍婢忙碌緊張的在剝蟹肉，源源不斷的供應，讓他們並肩而坐，大快朵頤。沾蟹的豈未被剝成精鹽般的細粒，還有，一瓶瓶李春來幾乎叫不出牌名的各色美酒。

要的一環，則為她柔情萬丈。

李春來曾經不止一次的追問過神秘貴婦，她是誰，她那來的這許多錢，她那來的這許多自由與自在，能够把名氣這麼響亮的李春來，無分晝夜的拘在她的身畔，每當問她時，她總是神秘的笑笑，不置一詞，從不正面作答，僅僅有那麼一回，實在是被他逼得無從迴避了，她方始悄悄的在他耳邊說：「我叫朱桂珍。」

### 名女人朱桂珍身世

這朱桂珍，可真是黃浦灘上，姑蘇城裏，一位名氣響叮噠的人物，提起此馬來頭大，朱桂珍小時候身世淒涼。然而蓬門碧玉，偏又長得杏眼桃腮，風姿嫣然。她是蘇州山塘人，父親是個屠戶，母親却一天生麗質難自棄，家居之日，頗有招蜂引蝶的嫌疑。朱桂珍才六歲，做屠戶的父親，一病不起。她母親生活無着，便改嫁一名棕棚匠，也就是專做簾質床墊的工人。棕棚匠的收入，要比殺豬的屠戶好些。母女兩閑來無事，天天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去戲院聽戲。當年蘇州只有「大觀」和「慶樂」兩家戲院，朱桂珍和她母親居然能够日場去「大觀」，晚場到「慶樂」，周而復始，日以繼夜，從無一場戲漏過的，由此可知她們倆母女嗜戲，都迷戀到了什麼程度。天天聽戲，所費不貲，而且當年蘇州的良家婦女，那有像朱桂珍母女這樣拋頭露面，卜晝卜夜流連於公眾場所的。天長日久就引起了鄰居的私議，棕棚匠的不滿。尤其朱桂珍原是她母親帶

她母親一天到晚泡在人品良莠不齊，俱以追歡逐樂為目的的戲院裏，便有好事之徒，給她取了個綽號叫「小棕棚」。棕棚者，床墊也，這個綽號自然大有輕薄狎侮的意味，使棕棚匠的後父聽了認為玷辱門風，莫此為甚，因而由規勸而勃怒，由勃怒而感情破裂，一對夫妻終告仳離，各自東西。

離婚以後，母女倆孤苦無依，連吃飯都發生了問題，只是「小棕棚」朱桂珍，人長得漂亮，斯時已屆破瓜之年，於是浮蜂浪蝶，輕薄少年成羣結隊的纏在她前後左右。兩母女的住處，時刻調笑謔浪，聲達戶外。衛道之士，莫不大搖其頭，嗤之以鼻而去，唯獨貼隔壁住着一個毛家好婆，一向幹的是馬泊六，老鴉兒的營生。一見朱桂珍的長相清秀，便曉得她是揚州瘦馬，娼門材料，有如奇貨之可居。因此藉機接近這兩母女，花言巧語之餘，再誘之以巨利，說是倘若願把朱桂珍送到黃浦灘，押到堂子（妓院）裏去，將來一定會大紅大紫，日進斗金，母女倆不但一輩子生活無虞，尚且可以衣羅錦絳，發一筆大財。

這時母女倆人正是坐吃山空，走投無路，遂無可奈何的答應了下來。毛家好婆有這麼一票生意好做，真是心花怒放，喜出望外，當下由她墊出一筆錢，給朱桂珍做了幾套衣服，全身上下一打扮得煥然一新，真是「佛要金裝，人要衣裳」，馬上顯得花團錦簇，艷光四射。毛家好婆帶了她們母女倆人，與沖沖的從蘇州到上海，把朱桂珍押到三馬路公羊里的一家「長三堂子」裏，朱

熟錢，送在迎來，只等一位看中了她的闊老，花一大筆錢，給她點一次「大蠟燭」，小棕棚朱桂珍就可正式接客了。

### 黃開甲量珠買嬌娃

當年上海歌場中，點大蠟燭不但所費不貲，而且還有許多媚門陋規，開頑笑一般的「結婚儀式」，花費既大，手續更煩，若非恩客對於難妓，必欲得之而後快，通常客人是很少輕易問津的。朱桂珍在蘇州城內，小衙堂裏，算得上是馳名四播的「小棕棚」。可是一旦到了黃浦灘，各地佳麗，粉白黛綠，多如過江之鯽，這一比，可就把她給比下去了，何況朱桂珍心高氣傲，年輕還愛使些小性子，發發小脾氣，來玩的客人，不見得喜歡。因此一連多時，公羊里長三堂子的老鴇，都還不易給她找到一位寬大頭的恩客。不通過「點火蠟燭」這一關，小棕棚就賺不到大錢。鴇母心中當然着急不已。有那麼一天，便別出心裁，叫她穿上一套洋裝，隆胸束腰，風流嫵媚，命一名老鴇子相陪，驅車前往冠蓋雲集，遊人如織的靜安寺路味莼園，滿心巴望她能招蜂引蝶，釣到一條大魚來上鉤。

公羊里老鴇的這一着，果然奏效。當日味莼園裏，正有一位官拜京卿，擁資巨萬的大闊佬，在那兒呼朋索侶，野餐飲宴。味莼園裏佳麗當前，嫣紅姹紫，但像朱桂珍這樣一襲洋裝，曲線畢露的，要算是極為大膽的新派作風了。偏巧這一位大闊佬正是喝過洋墨水，到過歐美各國，當時在國內猶如鳳毛麟角的新派人物。他眼見朱桂珍

款擺柳腰，輕移蓮步，正在對他眉目傳情，當下就心旌動搖，迷了醉了。派他的跟班，去跟朱桂珍擱去的老鴇子一搭訕，問明了朱桂珍花叢何處，當天晚上，便邀了三朋四友，來到公羊里，指名叫朱桂珍執壺荷觴，給他捧場。三杯下肚，數度調笑，把朱桂珍看做了天仙化人，反正這位闊佬是出名的花國豪客，一擲萬金毫無吝色，他有的是錢，根本無須照妓院中的規矩，乾脆了當，酒罷留宿，一樹梨花，壓了弱枝海棠，一夜纏綿，欲仙欲死之後，大闊佬爽性斥巨資，正式把朱桂珍，娶回家中作了侍妾。

提起此人，也是鼎鼎有名的人物，他姓黃名開甲，是廣東鎮平（今之蕉嶺）人，清同治十一年（一八七二），滿清政府派選第一批卅名學童留學美國，黃開甲即為其中之一，他十三歲旅美，廿八歲返抵國門，求學成績並不好，連一張畢業文憑都沒有混到，然而，却天生是做官的材料，逢迎拍，樣樣來得，返國之初先是擔任海關道某某的翻譯，誰知不久竟泡上了海關道的姨太太，奸情被發覺，溜之大吉，以後又到鐵路上去襄贊事務，不數年，便陞任道員。光緒廿八年十月，黃開甲時年卅三歲，可謂青年才俊，因他曾留學美國，是年美國在聖路易城舉辦世界博覽會，邀請我國參加，這是我國參與世界性博覽會破天荒的第一次。黃因有良好的外事關係，稍稍活動，就出任了負責實際籌備責任的「聖路易賽會副監督」之職，結果，這一次美國之行，使他撈飽了油水，也出盡了洋相，因此將中國所展出之東西，竟然包括了鴉片煙槍，衙門的刑具，小脚

女人的模型，以及披陞鹿的牛馬頭面模型等物，使華僑們大為丟臉，上書朝廷，痛加撻伐，黃開甲在博覽會結束後不敢回國交差，由美抵日，住了多年，才使人淡忘。等一切事過境遷，才潛回上海，在法租界，用他的造孽錢，造了一幢壯麗的華廈，做起寓公，過着優遊自在的生活。

朱桂珍被黃開甲量珠聘去以後，就結束了她的賣笑生涯。她自小聰明，也識得些字，平時除了聽戲，便是看看小說，最愛看的說部是「水滸」和「施公案」，最崇拜的英雄人物厥為黃天霸，不過她也有若憾然的批評，常說黃天霸是莽夫，不懂得用情。

及至武生李春來在滬上登臺獻藝，他演的都是武戲，舉手投足之間，簡直把黃天霸給演活了。小棕棚朱桂珍見到了活的黃天霸，情不自禁的芳心盪漾，不克自持起來。她包了一個包廂，每天晚上獨自一人去捧李春來的場，恨不能把李春來化作一口水，嚥下肚皮裏去。直到曲終人散，快快回家，和她床頭人黃開甲同床同枕的時候，便忍不住要冷諷熱嘲。人前人後，一天到晚，掛在嘴上埋怨黃開甲既老且弱，老是有心餘而力不足。

### 小寡婦買了黃天霸

既老且弱的黃開甲，雖擁資巨萬，但偏就有錢難買命，其壽不長。當朱桂珍迷戀李春來，神魂顛倒，茶飯無心之際，黃開甲突然罹病，而且為時未幾，便一命歸陰。黃開甲死後，小棕棚不但毫不傷心，而且還不勝欣喜。因為黃開甲髮妻

早逝，膝下又無子女，他兩脚一伸，所有百萬家產都歸朱桂珍一人所有了。

黃開甲方死，屍骨未寒，朱桂珍還在熱孝期中，她便拋出一支價值連城的蝴蝶珠花，派出四名得力的保鏢，用一輛華麗的馬車，把她的心上人李春來接到家裏，雙宿雙飛，公然同居。李春來雖然是風月場中的老手，可是他半輩子沒有見過這麼潤滑的手面，況且轉彎抹角，打聽出朱桂珍手中握有的動產與不動產，為數高達百萬以上。人財兩得，真是何樂不為？於是他就既來之則安之。和小棕棚朱桂珍日夜歡聚，寸步不離。對朱桂珍竭力報效之心，有意無意間表露無遺。李春來從此「樂不思蜀」，他已決定把溫柔鄉當做英雄塚了。

自此以後，李春來便在黃開甲經之營之的華厦安享晚福，自甘為貴婦人朱桂珍的禁錮。朱桂珍更是仗其多金，事事都為李春來妥善安排，她命人去和戲班交涉，說李春來決心辭班不唱了，請他們另請他人來接班。戲班子老板聽說桂班子李春來要走，驚得什麼似的，向來的人苦苦哀求，萬萬不可拆這個臺，因為他和李春來簽得有合同在，不得中途辭班。朱桂珍見辭班不成，便天天派人去回戲，告假，戲館老板向來的人再三再四的追問，李春來究竟到那裏去了？為什麼一連多日，不曾見他露過一次面，來人總是深沉的苦笑，避而不答。不久，謠言就揚揚沸沸的傳開了，都說李春來被綁了票失了踪。天仙茶樓的老板趙阿華，也是黃浦灘上很吃得開的人物，跟英法兩租界捕房的頭目也都有交情，李春來一報唱

，票房馬上直線下降，收入減少他當然是十分着急，便央託巡捕房中的朋友代為查訪。法租界巡捕房的華籍探目黃金榮，本來就是上海各戲院的衆家老板，對於李春來失踪轍唱，十分關心，那天晚上，朱桂珍又派人來向老板趙阿華告假時，黃金榮便老實不客氣的橫身而出，把那個「一來無影，去無蹤」的傳話人，帶到了法租界大自鳴鐘巡捕房裏，加以盤問，以明究竟。

### 銷假登台惹出糾紛

起先，這個傳話人，因為老板娘朱桂珍的嚴詞告誡，咬緊牙關不肯吐實。但是黃老板親自問案，反覆盤詰，傳話人懾於黃金榮的威名，終於把朱桂珍「金屋藏李」的祕密洩露了出來，衆人這才曉得，原來紅遍大江南北的名伶李春來並未被綁票，只是躲在名女人朱桂珍的家裏，在大享晚福！

黃金榮獲悉了李春來的匿跡之處，他並不想找這一對奸夫淫婦的麻煩。祇不過，受人之託，忠人之事，天仙茶樓戲院老板趙阿華，既然將李春來的這一件事，重重的拜託了黃金榮，黃金榮一言既出，駟馬難追，他就不能不給趙阿華一個圓滿的答覆。因此，當時他站起身來，拍着那傳話人的肩膀說：「李春來、朱桂珍的私情我可以不問。不過，天仙戲院有那麼多人指望着我來吃飯，他再這麼天天告假不唱戲，天仙戲院非垮臺不可。請你代我去傳一句話，叫李春來明天晚上務必銷假登台！」

桂珍還敢不聽。第二天晚上，果然有一輛華麗馬車，將李春來、朱桂珍雙雙載往天仙戲園，一個走前門，一個上後臺，李春來又恢復演唱了，天仙戲園門前，又復是車水馬龍，盛況空前，朱桂珍照舊坐在她長期包下的包廂裏，替床頭人喝采鼓掌。祇不過，她已經用不着避什麼嫌了，每天公然的和李春來同進同出。

滿天風雲成爲過去，一切恢復平靜，孰知，過不多日，偏又節外生枝。那夜，朱桂珍方將李春來送進後臺，再轉往前門步入自己的包廂，方一入門，便看見已有三名彪形大漢，坐在裏面，已將她的座位佔了。

當時朱桂珍非常的生氣，她馬上就臉色一沉，驚叱燕語，把戲園裏管座位的「案目」叫了來，當着那三名彪形大漢，高聲質問：「這是我長期包下的包廂，是否你們管座位的想撈外快，又賣出去了！」

「案目」打躬作揖，聲聲抱歉。但是却面有難色，不敢請那三位兇神似的彪形大漢讓座，只好低聲哀求着朱桂珍說：「黃太太，今天無論如何請你幫幫忙，容小的再給妳另騰出一個包廂來。」

朱桂珍，一聽案目這樣說話，可真動了氣。她柳眉倒豎，杏眼圓睜，得理不饒人的質問那個苦苦哀求的案目說：「你這是什麼意思？這兇明明是我們的包廂。我的包廂我不能坐，反倒要你去騰出另一間來給我，爲什麼？」

她這麼一質問，案目無詞以對，囉囉囁囁的說不出話來了。偏在這時，強佔包廂的三位彪形

大漢中的一位反而面帶冷笑，橫豎不講理的說：「戲院裏的位子人人坐得。你要想獨霸，除非自己去開一家！」

朱桂珍一聽，這話分明是衝着她說的。畢竟是少不更事的女流輩，她不容利害，也不問那三名大漢的來路，一個轉身，就跟冷笑發話的那人吵了起來。雙方正面交鋒，吓得天仙戲園的案目面如土色，只好居中一站，兩頭陪禮，好不容易止住了一場無謂的爭吵，把朱桂珍連拖帶拉的請了出去。朱桂珍當眾吃虧，顏面無光，除了把戲院案目罵了一頓外，却也拿那三名挑畔者無可奈何，氣得她一蹶腳，不再看戲，坐上馬車回家去了。

當夜，好不容易等到李春來從天仙戲院回來，朱桂珍大受委屈，一頓脾氣發到了李春來的身上。李春來心知這不尋常的事件必有內幕，那三名挑畔者多半是來者不善，善者不來。祇不過朱桂珍正在氣頭上，一時難以和她說清楚。只好低聲下氣，陪着笑臉，顧左右而言他，直把朱桂珍逗笑了爲止。

### 廣東老鄉打抱不平

然而，朱桂珍仗着自己有的是錢，目中無人，決不服輸。她認真的望着李春來說：「今天的事，我實在嚥不下這一口氣。那個人不是說：要想獨霸座位，除非自己去開戲院嗎？我就開一引戲院給他們看看！」

大堆洋錢是朱桂珍的贖，她說幹就幹。派人去把天仙茶樓對面的幾幢房子，以高過市價數倍

的價錢，一古腦兒買了下來，然後全部拆掉，再蓋起一幢崇闔華麗，裝修盡善盡美的戲院來。朱桂珍這引戲院，完全是爲了賭氣，所以她不惜花費，規模、格局、裝修、設備，不但對門的天仙戲園無法望其項背，即使是全上海的戲院也都被它壓下去了。朱桂珍蓋的那座滬上獨一無二，豪華壯觀的戲館，落成之日轟動滬上，不在話下。她將自己和李春來的名字各取一個字，爲這戲院命名爲「春桂戲院」。「春桂戲院」當然是李春來自行組班演唱，因戲院好，角色硬，其中又有這麼一段故事。正式揭幕之日，簡直轟動了黃浦灘。從此以後，朱桂珍便以春桂戲院的老板娘自居，除了專用包廂之外，連後臺李春來獨用的化妝間，也設有她一席之地。

然而，李春來畢竟是常跑南北碼頭，專吃開口飯的，社會經驗，人情世故，要比朱桂珍老到得多，那日上天仙戲園尋畔的三名壯漢，果然是來者不善，善者不來；——原來自太平天國一役後，廣東同鄉在黃浦灘上與日俱增，勢力迅速擴張。上海開埠較遲，要到遜清康熙年間設立江海關，方才開始繁榮，一向都是土生土長的本地人較少，而外鄉客居多。清末民初，廣東幫與寧波幫的勢力幾有分庭抗禮，互不相下之勢。尤其廣東同鄉團結一心，莫可禦京，更使廣東人在上海擁有屹立不搖的地位。黃開甲誠然是劣蹟昭彰，一再受人詬罵，但是他斤斤資娶朱桂珍爲妾，死後又將天文數字的財產全部留給了朱桂珍，朱桂珍不但不爲黃開甲守節，反而在居喪期間公然的辦戲子，蓄面首，雙飛雙宿，招搖過市，這未免

大對不起屍骨未寒的黃開甲了。再怎麼說，黃開甲也是一名廣東籍的京官，在黃浦灘上，也有親朋戚友，更多的是廣東同鄉。小棕棚的薄檢驗開，大膽作風，着實丟盡了黃開甲的顏面。因此，若干廣東同鄉，由而引起公憤。故意派三名壯漢來佔坐朱桂珍的包廂，以當眾挫一挫朱桂珍的氣，無非是廣東同鄉在對她施以小小的警告而已。詎料朱桂珍色迷心竅，恃財而驕，居然不知收斂，反變本加厲，悍然不顧物議，拿黃開甲的遺產，潑水也似的浪費虛擲，竟然乾脆蓋了一引耗資無數，極盡奢華的春桂戲院，彷彿在向所有滬上的廣東同鄉示威。這麼一來，廣東同鄉深感斷難容忍，必須嚴懲朱桂珍才肯罷休，一場軒然大波，便在暗地裏轟然地爆發了！

上海自有租界以來，向來洋人涉訟，俱歸其本國領事訟斷，倘若華洋互控，或者是華人之間的訴訟事項，則由會審公堂受理。租界的會審公堂有二，法租界設在黃浦灘大馬路口，公共租界則設於英租界大馬路上。照例，會審公堂設華籍推事，只是華籍推事問案，一定要請外國領事陪審，而外國領事又每每能左右華籍法官，使華民有時經常冤沉大海，永無昭雪之望。

### 捕房捉人竟被溜掉

公共租界的首任推事是陳寶渠，在職十餘年，鮮少建樹，平平而過，陳去任後，由黃芝生繼任。黃芝生後則爲大名鼎鼎的關炯之。關炯之處事公正嚴明，執着強項，一向不賣洋領事的眼，時刻不忘堅守國家民族的立場。因而在黃浦灘上

，素孚人望，有「關老爺」之美名。

關炯之是廣東人，又是黃開甲的換帖弟兄，當他聞悉朱桂珍寡廉鮮恥，夫君屍骨未寒，姘上了李春來，已為黃開甲憤憤不平。後來又聽說朱桂珍斥鉅資興建春桂戲院，公然向黃浦灘上的廣東同鄉示威挑戰，更覺得頹此歪風，萬不可長，因此下決定決心，非要痛懲朱桂珍和李春來這一對蕩婦淫伶不可。當廣東旅滬同鄉會，正式具狀控告李春來時，關老爺即發出緝拿令，法租界巡捕房那敢怠慢，當天便派出了好幾十名警探，由黃金榮率領，直撲黃開甲遺留下的那幢華屋大廈緝捕淫伶李春來歸案。

殊不知，朱桂珍風聞此一消息後立即運用銀彈攻勢，買通了法租界巡捕房的法籍探員。當年法國人到上海，萬里任事只為錢，祇要有鈔票銀兩可以拿，什麼事都肯幹。——那一天，黃金榮率領了大批華洋巡捕，把朱桂珍的那一幢渠渠華廈圍住，然後再從大門直衝進去，當時明明看見，李春來和朱桂珍在陽臺上喝酒作樂，黃金榮方待悄悄的跑上前去，出其不意的把李春來拿住。詎料，一名法國巡捕毫無必要的發聲叫喊，放出暗炮，在陽臺上喝酒的李春來被這喊聲嚇了一驚，憑欄俯視，眼見大隊巡捕來到眼前，一看大事不妙，他便立即施展飛鷺走壁功夫，三下兩下躍登屋頂，轉眼之間，逃得不知去向了。

眼見可以手到擒來的淫伶李春來居然被他當眾逃脫，黃金榮不由大怒，但是人蹤已杳，也就無法可施，尤其跟法國巡捕是有理也說不清，功敗垂成，黃金榮只好啞然無語，悶聲不響的帶領

原班人馬折回巡捕房，可說是繳羽而歸。

法租界巡捕房大隊人馬進入朱桂珍家裏，居然眼睜睜的看着李春來越屋而逃。消息傳出，黃浦灘上的人，莫不嘖嘖稱奇，人人心中明白，這決不是李春來的武功高，而是朱桂珍在法國巡捕眼前預足了鈔票，才使李春來脫身的。

俗話有道是：「有錢能使鬼推磨」。何況是飄洋過海，只為求財而來的法國洋鬼子呢！爲了法國巡捕受賄，故意「打草驚蛇」，縱放淫伶李春來，關炯之氣得吹鬍子瞪眼，上海市的廣東同鄉會更是激起了公憤。遂再度要求法租界巡捕房，立刻封閉「春桂戲院」，並務必近日內將李春來押拿治罪。

### 報章喧騰一場好戲

旅滬廣東同鄉會使用羣衆力量，造成輿論上的優勢，而朱桂珍則以巨資賄買法國巡捕相對抗，這件事情越鬧越大，報章雜誌有了材料競相揭載李春來的醜事，居然釀成一場轟動中外的大風波。法租界巡捕房裏，法國巡捕和中國巡捕爲此意見分歧，竟然演變爲尖銳地對立相向，華捕以黃金榮爲首，仗義執言，據理力爭，一定要把李春來逮到。法國巡捕則吃人的口軟，拿人的手軟，被朱桂珍的巨額賄賂所誘，盡心盡力在給淫伶李春來保鑣。法巡捕房中閹牆之爭，又因爲關炯之的介入，擴大而爲公共租界與法租界的相持不下。關炯之公開發表談話，他一定要抓到李春來，把他按律治罪，與此同時，更不斷敦促法捕房中的華探頭目黃金榮，他願盡一切力量支持黃金

榮，務請黃金榮堅持立場，迅即將李春來加以逮捕，押送到公共租界的會審公堂受審。

這是黃浦灘上空前未有的一場大熱鬧，黃浦灘上的華洋人士都眼巴巴等着這場好戲究竟誰是勝利者？黃金榮向法租界的法國頭腦慷慨陳詞，他說李春來，朱桂珍傷風敗俗，賄賂有司，早已激起公憤。旅滬廣東同鄉人多勢壯，就怕法租界當局也惹不起他們，倘若再要包庇這一對蕩婦淫娃，萬一鬧出什麼大事，這個責任誰也負不起？

法國頭腦認爲黃金榮的話很有道理，李春來、朱桂珍有碍風化一案已經全盤揭露，引起華洋各界一致注視，法租界當局不能爲這一對無恥男女受到公衆的批評指責而再包庇，使之逍遙法外。他明白表示全力支持黃金榮，讓他依法秉公辦理。

黃金榮獲得法國頭腦的支持以後，他立刻採取行動，快馬加鞭，集合華捕，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當天先將新開張的春桂戲院封閉，接着果然迅將李春來擒獲到手，直接送到公共租界會審公堂。拿了朱桂珍的錢，拍過胸脯要給李春來保鑣的那一批法國巡捕，得到消息，再敢幫忙時，李春來早已被關炯之老爺下令關入提籃橋監獄去了。

李春來被捕下獄，立時三刻轟動了黃浦灘，人人都誇黃金榮有種，把法國巡捕的威風給壓下去了。廣東同鄉們尤其出了一口惡氣，李春來已在關老爺手裏了，他們相信關老爺絕對不會便宜他的。



最傷心的當然要數想好情熱，迷醉李春來的小棕棚朱桂珍了，她一聽說李春來被黃金榮擒獲，又被關老爺打下了監牢，登時便一把眼淚，一把鼻涕的哭道：「哎喲喲，我的命真苦啊！這下可害苦了我的黃天霸呀！」

### 銀彈失效判刑七年

大哭一場以後，朱桂珍抹乾眼淚，繼續設法營救床頭人，她揚言只要李春來能够平安無事放出來，不論花多少銀錢她都願意。黃浦灘上財可通神，何況朱桂珍有這麼大的身家，就憑她一句話，也足以使若干貪財者爲之大賣氣力了。於是，法捕房的法國巡捕一致出動，到會審公堂去找關炯之，他們氣勢洶洶的說：李春來是法租界的居民，不歸公共租界會審管轄，即便要把他收押，也應該關在法租界巡捕房裏。但是關炯之站穩了立場，他屹然不爲所動，振振有詞的說：「李春來是公共租界會審公堂要受審的人犯，由法租界華籍探目黃金榮，在徵得法租界當局同意以後，親加逮捕，押送到本會審公堂來的。所以李春來不但要在公共租界拘押，還要在公共租界受審！」

法國巡捕碰了釘子回去，由於重利所在，心猶未甘。朱桂珍不斷的再以巨額金錢相誘惑，這些上海人稱之爲「黃毛」的法國巡捕，也就費盡心機，四處奔走鑽營，就想把李春來救出去領賞。然而在公共租界，關老爺的動作極快，才送走無理取鬧的法國巡捕，便宣告開庭審理李春來。那一天，到公共租界會審公堂旁聽的，眞似人山人海，把一座會審公堂擠得水洩不通。——李春

來從提籃橋監獄被押到公堂上的時候，他還神色自若，談笑風生。身穿黑香雲紗掛褲，黑色雪亮的皮鞋，由公共租界的巡捕押解，乘坐汽車，風馳電掣而來。大概他一心以爲朱桂珍斷然不會讓他坐牢，她的借大紅包，一定能够使他平安無事的回算出去。殊不知公堂上坐的是滿腔怒火，鐵面無私的「關老爺」關炯之。他簡單明瞭的向李春來問話，李春來以爲有恃無恐，一一據實回答。關老爺問話完畢，即把驚堂木一拍，當庭宣判，用一個「淫兇惡極」，不着邊際的罪名，判李春來監禁七年。當下旁聽觀衆異口同聲喝采叫好，李春來却大出意外，驚得呆了。

會審公堂審理案件，一向是一審終結，就算定案，犯人根本就沒有上訴的機會。李春來做夢也沒有想到關老爺不收紅包，不講人情，他是要存心重重的懲治李春來，七年徒刑一判，就此鐵案如山，難以更改。這時，李春來和朱桂珍方才大驚失色，連聲的喊：「糟了！糟了！」朱桂珍眼見床頭人「黃天霸」面如土色，混身發抖，被會審公堂的巡捕押上汽車離去，當時她眞是如中雷殛，搖搖欲墜，好不容易經人扶持回到家裏，又馬上振作精神，托人去質問法租界的「黃毛」巡捕，——「你們拿了我那麼多錢，又跟我保證李春來無事。如今李春來却像個殺人犯似的，被判了七年徒刑。這下可怎麼辦呢？」黃毛巡捕連連道歉，表示事出突然，朱桂珍的代表乃又跟那些黃毛巡捕說：「朱女士再次表示，只要列位能够想個辦法，把李春來救出來，她仍還是不惜一

切代價，一定會重重酬謝各位先生的。」

法國巡捕一商量，覺得在朱桂珍的跟前着實無法交代，如今既然還有大筆的橫財可發。他們決所趨，將情理法三者全都拋到一邊去了。利己之心「橫豎橫，拆牛棚」，一路盤轉到底。用法捕房的名義，寫公函給公共租界會審公堂，李春來是法租界的居民，他犯了法，判了刑，就該在法租界執行，法捕房要求關炯之把李春來交給他們執行，然後再做個手脚，私下將他縱放了事。

「黃毛」們這個想私下縱放的計謀，關炯之當然瞭然胸中，他一聲冷笑，據理駁覆，講明了李春來的七年牢獄之災，要在公共租界提籃監獄度過，即便天王老子來跟他要人，他也斷然不會將人犯交出。覆文送到法捕房，法國「黃毛」當下就怒氣沖天，爲之大譁。他們不惜武裝出動，驅車馳向提籃橋去搶奪李春來。殊不知關炯之對此亦早已有備，提籃橋監獄特別加強守衛。想不到法國巡捕和公共租界巡捕竟然在提籃橋監獄前一語不合，大打出手起來，險釀成了更驚人的大風波。那一天雙方倘若有人動槍，就難免引發一場惡戰，後果簡直不堪設想。

### 租界毆鬥全體罷市

提籃橋監獄前一場混戰，兩租界巡捕徒手鬪毆。法國巡捕寡不敵衆，敗回法租界，第二天成了報紙上最駭人聽聞的新聞。廣東同鄉聞訊大爲不平，他們爲了支持關老爺，虹口一區全體「罷市」。事情越鬧越大，這一下朱桂珍和法國巡捕方才曉得衆怒難犯，他們不得不死了營救李春來

的這份心，「淫為萬惡之首」，李春來、朱桂珍終於得到了懲罰。七年監牢坐下來，李春來的色心淫膽早已消磨淨盡，連自小苦練的「玩藝兒」都大半還給老師去了。他出獄後不敢再在上海逗留，只好心懷忐忑的回到北方去。因生計之所迫，在北平，天津之間的廊坊鎮上，一家「頭條大

舞臺」搭班子演出，當地的觀眾，誰也不知道垂垂老矣的李春來，曾經在黃浦灘上「顛倒蠶雌，風靡一時」過。他混了一段時期，毫無起色，幾乎就要衣食難週了。民國十二年間，上海三洋涇橋新造了一「迎仙鳳舞臺」，專門演唱梆子戲。李春來原是春臺梆子科班出身，為生活所迫

，他又南下搭班，但和當年的風光相比，簡直相差了十萬八千里。其後他又一度轉到「大舞臺」去演唱，可是頭牌已經輪不到他的份了，排在梆子花旦毛韻珂和海派名伶小蓮子之下。民國十四年，這位一代淫伶李春來，終告鬱鬱而歿，結束了他大起大落的一生。

# 中外文庫 之三十一 粵海舊聞錄

祝秀俠教授著  
上下冊合售新臺幣一四〇元

本書係史學大師名教授祝秀俠先生繼三國人物新論之後又一名著，評述古今名人孫中山、康有為、梁啟超、蘇東坡、王陽明、李鴻章、梁鼎芬、胡漢民、汪精衛、蘇曼殊、陳璧君、朱家驊、梁寒操、葉公超、章太炎、王寵惠、張作霖、張學良、蔡公時、黃海聞、湯覺頓、馬超俊、丘逢甲、陳辭修、俞鴻鈞、張蔭麟、陳濟棠、龍濟光、史堅如、孫科、廖仲愷、徐宗漢、傅秉常、張競生、劉思復、高劍父、屈大均、羅文幹、吳鐵城、陳公博、曾養甫等與嶺南地方有關之掌故軼事、趣談二百多篇，字字珠璣、篇篇精彩、美不勝收。上冊七〇元下冊七〇元合售一四〇元郵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

# 中外文庫 之二一 三國人物新論

祝秀俠教授著  
定價新臺幣拾元

本書為名教授三國史專家祝秀俠精心傑作，析論三國人物，精采百出，美不勝收。要目有：論諸葛孔明、劉備、曹操、孫吳、董卓、袁紹、關羽、魯肅、顧雍、司馬懿、曹丕與曹植、荀彧、孔融、禰衡、周瑜、田疇、蔣琬、譙周、蔣幹、孫夫人與諸葛太太等篇及論「論諸葛亮」，與蔣君章先生論諸葛瞻養人才等附錄文稿，篇篇引人入勝，實為觀止。